

艺苑杂谈



女书习俗——坐歌堂。通讯员 摄

# 一纸女书，藏尽千年湘女情

谭圣林

慕湘女，说女书。漫步长沙潮宗街的麻石老巷，“湘女楚韵”女书艺术馆便坐落于此。拜访湖南女书传承人、女书书法家陈立新，立刻能感受到女书人沉浸于笔墨间的奕奕神采，领略到女书植根潇湘之源的古韵气质。

识江永，可闻其香，那是香柚、香芋、香姜、香米、香菇等透鲜的芳香。而识女书，则需品味一种更为悠远深沉的“香”，那是穿越漫长岁月、被重新唤醒的文化沉香。

江永女书，是人类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套女性专用文字与文献，是古越文化和楚汉文化交汇编织的纽带，堪称“千古之谜”“闺中奇迹”。2006年，女书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女书曾有荣光，更承载过生命与生活的沉重。陈立新这样讲述女书的故事。

千百年来，在旧社会“男尊女卑”的社会结构下，女书记录了女性劳作生息的忧伤和清苦，成为她们困于茧房之中，却渴望和勇于打破沉默、互通心迹的隐秘心语。它是女人背着男人，与姐妹诉说悄悄话的抱团共情，是历经离乱困苦后的慰藉。可以说，女书，走的是一条女性柔软的心路，唱的是女子成长的歌谣，要的是母亲话语权，刻下的是古代女性欲说还休的时代印记。

女书为江永当地汉语方言音节表音文字，由古汉字子遗演变而来，可对应4000多个汉字，一字多形、一音多字、一字多音，常书于纸、书、扇、巾。女书字型斜长挺拔，右上高、左下低，呈修长菱形，起笔均为撇，如女子发丝飘逸，呈现出欲将摆脱无形束缚之气势。笔画纤细灵动，如玉指拨弦，没有刚性硬明风格

格的横和竖，唯有圆润无阻的撇、捺、点、弧、圈。小字娇小得如蚂蚁似蚊，又如柳叶纷飞，雪絮飘逸，身姿柔美，恰似一条条戏水无羁的“美人鱼”。整幅看去，一字如一位亭亭女子，几列字就如一排浣纱浆衣的窈窕淑女，兰指微翘，翩翩起舞。

如何让这些温婉的“美人鱼”，跳出母传女、老传少的代际圈，游向更广阔的天地？陈立新以此为使命，潜心探究女书的历史与形态20多年。她为中国第一本女书书法字典《女书通》书写标准字样，该书成为解密女书、遵循标准化规范化书写的初始范本。

笔藏意、形、音、纸间起云烟。陈立新让女书从烟火中来，到灵魂里去。近观陈立新一幅幅压墙力作，女书神秘的面纱若隐若现，依稀可见出水芙蓉之清之秀之慧。画面间，瑶汉三朝回门、生儿育女、结拜姐妹、纺织刺绣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帕书纸文、竹篾锅灰、庸线缝针的旧时日常跃然纸上。她们涂着描着，手便有了形状，她们哼着唱着，眼里有了清亮的光，她们走着跳着，脚下快了，有力了。她们坚信：我爱的人间，一定爱我。

“女书孤独而又鲜活，是女性情感释放交流的特殊载体，散发着母性永恒的光芒。它既像柳叶一样单薄柔软，又像刀剑一样坚韧锋利，既有蝶的妩媚，又有蜂的刺骨。作为传承人，我满怀热爱，也心存敬畏。”陈立新如是解读。

写好女书，笔尖流淌柔情，活化女书，心灵绽放芳华。陈立新试图让女书藏善守德、以仁传义，用四两拨千斤的温柔，以温暖传递温暖，以美好表达美好。在郴州一场活动中，她带领团队铺纸挥毫，书写女书墨宝义卖，汇聚

善款40万元，捐赠给湖南省温暖工程基金会的公益慈善项目，资助100名贫困学子完成职业教育学业。人们由此看见，女书，原来也这般可敬、可爱、可亲。

守正不守旧，尊古不复古。翻拍旧时光，老树发新芽。让女书走出乡野、走向世界，正是陈立新奔走的诗与远方。

陈立新将女书与儒家文化、茶文化、花道、香道相融，尽显女性似水柔情，引领国风新韵。她一手策划“礼赞母亲女书艺术展”，通过女书、女歌、女红以及文创作品等多维再现，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生。女书元素映入湖湘底色，静中有动，动若惊鸿。

婚俗中，女书是姐妹出嫁的礼仪信物。陈立新尝试把女书融入现代婚礼，诵读《女书礼赞》，演绎琴棋书画诗花茶，在原生态歌谣女书送嫁歌中，为新人送上八角花女书《高洁清莹》。歌声与墨香动人，仪式感满满，为幸福加持。

她还携女书远赴罗马、米兰、梵蒂冈等地，让这些东方文字之花惊艳异国他乡，深受国际友人热捧，被称赞为“纸上芭蕾”。

走向世界，心归湖湘。陈立新创立女书艺术团，演绎手语舞，展示女书之美，以五音调和身心，在一场场非遗盛宴中，带领众人向善向美。

人间岁月短，女书岁月长。触摸女书，如遇春光第一香。穿戴女书，身知世间冷暖情。女书，这株走出乡野村落、活在当下的非遗玫瑰，在陈立新与无数后来者的掌心，被赋予了呼吸与体温，绽放出坚韧而璀璨的女性力量。它见证了过去女性在方寸之间开辟出的浩瀚心域，也正参与塑造着当下女性更为开阔、自信、充满创造性的文化表达。

艺苑看点

## 高原上的那棵“生命树”

黄亮斌

近期，《生命树》在央视八套播出，一群为保护藏羚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环保卫士走进了人们的视野，催人泪下的故事引起许多人的共情。

《生命树》以已故环保英雄索南达杰及其率领的“野牦牛队”的事迹为原型，但又不止于这一群体的故事。索南达杰生前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，他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——治多县西部工委（俗称“野牦牛队”），曾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打击盗猎犯罪活动。在一次押送盗猎分子途经玉树州治多县太阳湖附近时，他遭到18名持枪歹徒袭击，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孤身一人与盗猎者对峙，最终壮烈牺牲。索南达杰的遗体被风雪冰冻成了一尊不屈的冰雕，至死都保持着握枪射击的姿势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94年。索南达杰的故事感人至深，他的人物形象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。

尽管索南达杰的事迹和精神感召着后来一代代的高原生态守护者，但他40岁的生命历程还是太短暂，个人经历的事情也非常有限，没能见证后来30多年里，中国环保事业更加波澜壮阔的发展，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《生命树》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个人传记，而在于塑造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的整体群像，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爬坡过坎、艰难曲折的伟大征程，以此激发人民群众珍惜自然、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环境意识。《生命树》在创作中，不仅深入研究了索南达杰及其“野牦牛队”的历史，而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环保进程，尤其是发生在“中国水塔”三江源地区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。

例如，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，曝光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尤为突出：保护区范围内违法违规审批、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，长期存在大规模探矿、采矿活动，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、违规运行，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也十分突出。再如，2000年被媒体曝光的青海境内祁连山南麓木里矿区，长期存在煤炭资源非法开采行为，矿区内形成了体量巨大的矿坑和渣山，严重破坏了高山草甸和沼泽地的原始生态环境。

这些真实、典型的生态环境事件，在《生命树》一剧中都有着其影子。剧中不仅有对偷猎藏羚羊的打击行动，有“建立经济开发区还是建设自然保护区”的激烈矛盾冲突，更有鑫海集团非法采金、盗采煤矿资源，对草原湿地造成毁灭性破坏等一系

列环境违法行为。就连剧中最高级别的反派人物，也对应着现实中被追责的相关人员。因此，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既是对索南达杰护卫藏羚羊故事的续写，更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优秀文艺作品的。

《生命树》给予了索南达杰们极高的礼赞，从这部生态题材电视剧取名《生命树》就可以看出，不仅是因为剧中人物张院长家有着这棵县唯一的一棵树，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，更因为剧中主角多杰总是以树自喻：“巡山队要像这棵树一样，在绝境中扎根，守护这片土地的生命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一棵生命树，既是严酷的草原环境的现实写照，也寓意着守护者的精神图腾，更是这部环保剧的主题象征。

《生命树》何以获得成功，除了上述鲜明的时代主题外，更在于创作本身所秉持的真诚与敬畏。剧集播出后，收获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剧组不曾回避牺牲的酷烈，亦未曾遗失希望的温软，将高原的风霜、守护者的孤寂，以及生命在绝境中绽放的尊严，尽数铺陈于荧幕之上。这不只是一部剧集，更是一封献给大地、英雄与人民的深情告白。”据剧组回忆，《生命树》历经7年打磨，始终坚守“真实”内核，深入可可西里采风，以镜头还原索南达杰等高原生态守护者的英雄事迹，将守护者用脚步丈量的山川、用一生坚守的初心呈现于荧幕。这部作品真正的书写者与实践者，是世代守护三江源的青海人民。

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，体现了中国人民坚定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意志与智慧，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。只要坚持将艺术写在大地上，必将涌现出更多如《生命树》这样的精品力作。



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海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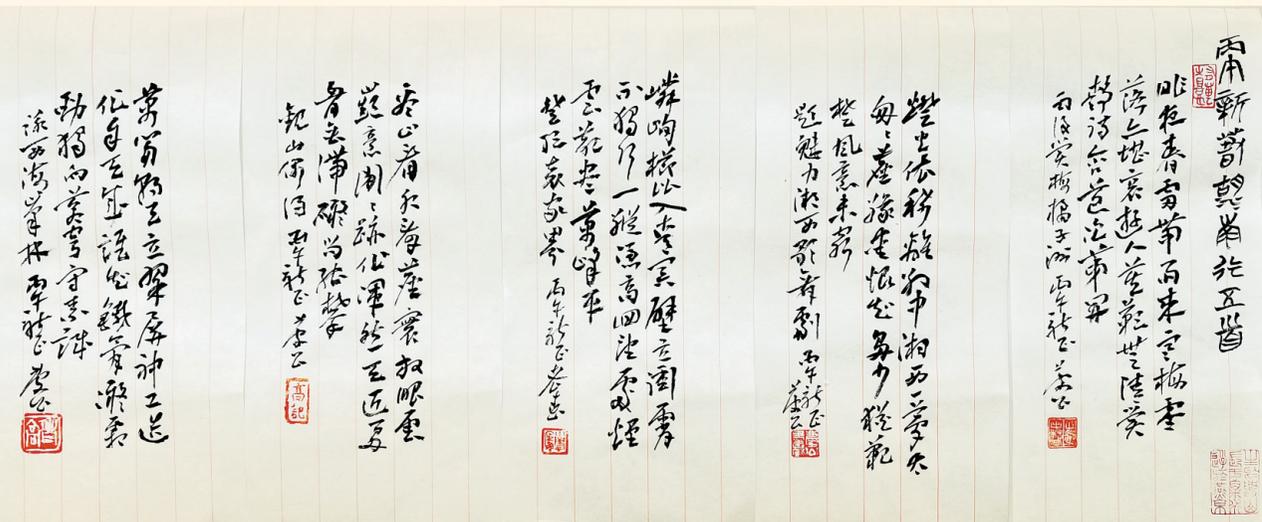
翰墨飘香

编者按

春风行过湘水，三湘四水尽染生机。近日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西泠印社理事高庆春漫游湖湘。眼前山水，心中感怀，皆凝于纸上。这组诗书合璧之作，既是对自然的记录，亦是与一方文脉的对话。

## 丙午新春湖南行

高庆春



高庆春手札《丙午新春湖南行五首》

释文：

### 咏西海峰林

万笏朝天立翠屏，  
神工造化自天成。  
谁知铁骨凝霜劲，  
独向苍穹守素诚。

### 观山偶得

看山看水看尘寰，  
放眼云烟意闲闲。  
造化浑然天近处，  
胸无滞碍尚能攀。

### 登顶袁家界

峭峻峭比入青冥，  
壁立冲霄不独行。  
一纵凭高回望处，  
烟云散尽万峰平。

### 题《魅力湘西》歌舞剧

灯火依稀梦幻中，  
湘西一梦太匆匆。  
尘缘爱恨知多少，  
犹叹楚风意未穷。

### 雨后赏梅橘子洲头

昨夜春雷带雨来，  
寒梅零落亦堪哀。  
游人莫叹无清赏，  
静待含苞次第开。

艺苑精英

## 丹青解语处 风雅见真章

常敬竹

魏筱非是一位执艺术为舟楫的摆渡人。他将墨彩笔触探入《诗经》的河流，其创作不仅是对传统经典的视觉呈现，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共振。

《诗经》如青铜鼎彝，承载着中华文化早期的心灵印记。“关关雉鸣”之声里藏着先民对生命的礼赞，“杨柳依依”处流淌着离别的深情，“桃之夭夭”绽放着对美好的永恒向往。这些诗句如古老的饕餮纹，将具象与抽象熔铸成审美的图腾。但青铜终会生锈，古音难免隔膜，当古典诗句横亘在现代读者面前时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训诂学的钥匙来理解字义，更需要一种能激活文化基因的艺术语言。

魏筱非选择以水墨与色彩，在宣纸与颜料之间搭建时空隧道。他的画作不是对诗文的简单插图注解，而是用色彩与光影重构诗意的空间。看《周颂·良耜》中的“假载南亩”，他笔下的洞庭湖蔗田翻涌着翡翠波涛，农人劳作的姿态与《诗经》中的“芣苢采芣苢”的农耕场景形成奇妙的互文。这不是机械的图像转换，而是将“南亩”意象从黄土高原移植到江南水乡，让古老的农耕生活，呈现出新的生机。

在画《王风·郑风》的“且往观乎”时，魏筱非将古今情境巧妙结合。地铁口匆匆的职场丽人，与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”的古典场景叠映成趣。这种并置看似突兀，实则蕴含了《诗经》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中和之美。画中女子拎着提包，何尝不是今天的“褛衣藁巾”？那欲言又止的神情，不正

是当代的“匪我思存”？魏筱非用画笔告诉我们，风雅的精神，始终生动地延续在我们的生活脉络之中。

最妙者当属《鲁颂·閟宫》的“既多受祉”。画中的羊与“三羊开泰”的吉祥图景相呼应，既承载着宋人徐铉“祉之止言”的训诂成果，又赋予“黄发儿齿”的祝福以生动的民间意象。那些西北高原上啃草的绵羊，在魏筱非笔下有无穷尽的绿草，仿佛站在时间之外，漂浮在古今交汇处。这种记忆过滤后的艺术真实，恰似青铜器上的绿锈，时间的痕迹反而增添了美学的厚度。

魏筱非的创作让我想起马远、夏圭“边角山水”的意趣。不求全景式的还原，而在留白处见真章。他的画作不是《诗经》的注解，而是与《诗经》的另一种视觉文本。当我们在画中看到芦苇，便自然想起“蒹葭苍苍”；望见飞鸟，也会联想到“鹤鸣九皋”。真正的艺术转译，正在于让古典诗意自然地活在今天的观看中。

在这个图像丰富的时代，魏筱非用沉静的心态和画家的灵性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近经典的方式。他的画作如明月当空，既照见《诗经》的古老河床，又映照着现代人的精神倒影。当我们在他的“南亩”中看见自己的劳作身影，在地铁口的“褛衣藁巾”里发现时代的面容，《诗经》便不再是尘封的典籍，而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图谱。这或许正是他“画话”的深意，在古今对话中，让传统经典获得永生的青春。